

为内核，把人和信息连起来，谁都能用；AI 的技术路径则是“替代”，直接替人干活。互联网兴起时，一名大学生凭一台电脑和一个网站即可创业；而现在训练一个顶级大模型，需要数十亿美元投入、海量数据与成规模的芯片集群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的研究直接将 AI 定性为“资本偏向型技术”：它赚的钱，天然更偏向掌握资本、数据与算力的少数方。正如有评论所概括：普通人可以使用 AI，却无法拥有 AI。

技术壁垒高、马太效应强、变现快、赛道集中——这四个特点，让 AI 造富和过去盖工厂、炒地产、做金融都不一样。传统行业的财富生成，往往要经过建厂、雇工、铺设渠道等环节，收益会沿产业链部分溢出一些；而 AI 的财富，从模型训练到全球收割，根本不经过普通人的口袋。

富豪在飞，工资在爬

将全球顶级富豪的财富增速、全球人均收入增速与传统行业劳动者的薪资增速放在一起比较，三组数字的差距是指数级的。

先看富豪。福布斯 2026 年榜上，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·佩奇与谢尔盖·布林的身家分别达到 2570 亿、2370 亿美元；英伟

达创始人黄仁勋位列第八，而其执掌的公司已是全球首家市值突破 5 万亿美元科技企业。头部 AI 公司一年新增的市值，超过许多国家全年的 GDP。

再看全球人均收入。世界银行预计 2026 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.6%，发展中经济体人均收入增速预计为 3%，较 2000 年至 2019 年的平均水平还低约 1 个百分点；照此速度，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仅能达到发达经济体的 12%。全球大多数人所分享的增长，每年也就两三个百分点。

最后看普通打工人。美国的数据最具代表性：2024 年 2 月到 2025 年 2 月，劳动者实际平均时薪只涨了 1.2%，物价指数却涨了 2.7%，工资跑不过物价。拉长看，过去四年美国 CPI 累计涨 21.2%，家庭收入只涨 19.4%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·约翰逊曾展示过一张图：1960 年代以来，美国受教育程度最低群体的实际周薪几乎没动过；中等学历的人则持续承压，大量中等技能岗位消失。国际劳工组织也警告，全球工资增长缓慢，通胀正在吃掉购买力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，1990 年全球劳动报酬占 GDP 约 54%，2025 年降到 41%——三十五年间，相当于十万亿美元级别的财富从劳动者手里转到了资本手里。

在中国，有数据显示，数据标注员的月薪仅 3000 元上下，而另一边，AI 科学家的平均月薪突破 13.7 万元，大模型公司一轮融资几十亿元。同一个行业里，负责“喂养数据”与负责“编写算法”的人群，收入相差四十余倍。

AI 红利卡在了哪里

AI 创造的财富是实实在在的，但分布高度不均。据业内测算，2026 年全球 AI 净利润池规模约 6370 亿美元，集中于产业链最上游，英伟达等算力芯片企业、台积电等晶圆制造厂商、SK 海力士与三星等存储企业，率先获得投资周期中最丰厚的回报。越往下游，应用企业越需要承担采购算力、改造流程的成本，普通劳动者面对的则是更冷的现实——资本正从“雇人干活”转向“让 AI 干活”。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，现在提到 AI，第一反应往往不是“变革”，而是“我的工作会不会被替代”的担心。

Meta 的裁员是个注脚。据路透社报道，这家社交媒体巨头裁裁员来毫不手软，不是因为它不赚钱，而是扎克伯格要腾出现金，建一个“曼哈顿岛那么大”的数据中心，并疯狂地大规模采购英伟达的芯片。在巨头的账本